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七十一
至七十二



13
849
155



門 1 8
849
15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五

奏議第一

宋鄭鮮之初仕晉安帝為御史中丞時制長吏以父
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
因此上議曰夫事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
有所中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

以去官之人或容詭托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包寡而不以寡違衆况房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年生故杜其欲速之心以中考績之實卽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奪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摧毀及疾病族屬轉去竝不禁錮

裴松之晉安帝義熙初爲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明示後昆自作殊

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勲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潛漬矣俗弊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史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弊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秀於

來葉絲是竝斷

孔琳之晉義熙中爲尚書左丞詔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材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於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

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璽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卽載籍未聞其說准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乖功消實金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人多官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稱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絲卒革必駭然苟無害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尊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須

以過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收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勵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絲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襖袍襦襜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

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兼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絲於斯私服為之艱匱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御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用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期而此風未革所耳不過一味而陳必於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自矜貧者為之殫產眾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

不日而流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宋文帝元嘉九年魏軍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禦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蕃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監矜此黎元博達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猥狃告難爰自上古周室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旆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賞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光耀靈武

懷德畏威用自納款陛下統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間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清懼悖違信約深溝讐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乃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眾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推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繇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眾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

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關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勒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袵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

後相尋虜旣不能較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名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湏之

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
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租中此皆前代之設
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
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古今
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
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
課仗良守疆其土田曉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
俎豆訓其廉恥懸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
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寄揚旌
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

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
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
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
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
皮以騁馳爲儀容以遊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
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宿維其嘗性勝
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
濟旣獲其利乘勝忸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
死焱騎蟻聚輕兵烏集竝殘禾稼焚燹閭井雖邊將

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
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
繁孰若囚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并衛之
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
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
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
以南南至下邳左沃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
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
之時嘉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曉示安危居
以樂土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

增阻防舊秋冬歛民入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
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
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
之間伍納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
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
下二千其餘羸弱又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日募僱車牛以飾
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輛叅合
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
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

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伏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
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絲已還
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斨利鐵民不辦得者
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
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
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林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
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
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管子
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成定霸
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絲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

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
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
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
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
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
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
明其勲材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
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藝
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

修復今不謂頗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
閭街墉壑存者因而葺之具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
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
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道而率
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實田蠶之民兼干城之用千
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
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
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既不都斷
徃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申明
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

懲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
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
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
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
利其壞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
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
亦懲敵之要也

袁淑爲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六年元魏南侵遂至瓜
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口臣聞函卓之
獸離山必懸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寇遺醜趣致畿

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
戢其圖盛晉轍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
來臨本無怯於能濟乃者熒定攜遠阻違授律絲將
有施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
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怠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
是繇縹整寡震戎胎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來擾
紛於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
之警然而切揣虛實匿迹先彰按索能否詭伏既顯
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譖駭東西分逼拾陵行之
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上膏脉動津陸陷溢疢

禍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造必傾損
江右寬繕淮內竊謂隕河溢宿固退亦墜滅所謂
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拯拒闕城舊
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况
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夷山淵反覆
草木塗地今兵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帷
袂百於臨淄什一而藉實慊民願履畝以稅旣協農
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
宜懸金銷印要壯果之士重幣其辭招摧決之將舉
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皇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

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
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
家之甚諱咸奮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縉命
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果甲鉞馬銜枚槍動
而起晨歷未陣旌謀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
不及起無不禽鍛獸誓永解霧散掃洗嘒顛漂鹵浮
山如有决且漏網透巢逗穴命淮汝戈船過其還逕
究部勁卒使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
不反戰鞞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
陰鞞柝連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旃顯

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實負塞殘孽阻山燼
黨收險竊命憑城借一則當因威席捲承機芟剗
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巖兵雨湊雲集蹶亂桑溪之
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本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
何不蠹是猶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大風之舞輕籜
杲日之拂浮霜旣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經啟州野
蕩滌舉無遺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
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
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秦日積承平歲久尚

無驚赴之急家綏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叅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歟若乃邦造里選權論察切窮澤盡幽漸帶尋遠設有沉明能昭俊偉自宣誠感泉雨勇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莛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獻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宸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散

無序盡以威利勢必驚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澤故俗典纏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人思步動傷適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禦實荷良謀多繼反問汨感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啗以連率之貴餌以折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辨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心高土分枝榦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與訟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又音納暑禁游息明代澤與身泰思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鐵董未息鋒敢思涼識少酬閣
施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切觀都護之邊
論屬國之兵謀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
之策猶闕上竿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憐水智不
綜微敢露昧見無會貽採

何尙之孝武卽位爲尙書令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
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尙之議曰夏口
在荊州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雍貴爲津要絲來舊
鎮故根基未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
爲一州鎮在夏口旣有劍城浦大容助竟陵出道取

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
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
密邇旣分湘中反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
爲允帝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楊
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
權而荆楊竝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復合二州帝不許
何偃孝武卽位爲侍中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
農郵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
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仕

謝莊孝武初爲侍中時魏人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

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雅利是視關市之請
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名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
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
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
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旣應
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
誘降連敢不披盡莊又以搜才路狹乃上表曰臣聞
功炤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隣國豈徒秘瑩之貴
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
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而縣召爽選政晏旦諷風採

言廝輿觀謠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
隆披所漸治亂之繇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
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既弛
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
匪更德懋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浦受籙
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
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
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鉤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
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
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俱同升

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初奚豈諂讐比子
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徃牒且自古任
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
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
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
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
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
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
安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

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蒞民之職自非公私必
庶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
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
風載泰撫薪之誥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
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嘗典有詔莊表
如此可付外詳議莊後以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
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
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
經亦烈聖之常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
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悟深文之吏立鞠訊

之法嘗是時也號稱刑清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政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鐵鎖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閔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警陽此皆符變靈祇精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竝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

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實寃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卑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辦必收聲吞鬻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啟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嘖輟嘆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

張永孝武時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間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據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遽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

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營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主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則王度無審民業期植矣從之

南齊虞玩之仕宋後廢帝時爲尚書右丞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充司徒開口待哺西北戍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

所資唯是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四信元嘉二衛臺坊之民五不餘一都木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陶埴瓦甍遺勅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閣日就傾隳第宅府署太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恤不用旣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勅課以湯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萬布絹五萬疋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審祿府署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

以贍勲舊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周歲矣經國遠謀
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在於匪懈起伏振遠事屬
歸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
諱施必行之典則氓隸齊歡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
王儉高帝時爲散騎常侍及帝遺詔以褚淵錄尚書
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儉議以爲
見居本官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
褒美策者庶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
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

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
容均之允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
文從之

王僧虔建元二年爲左光祿大夫侍中丹陽尹郡縣
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
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
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
治下囚必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
人省視然後處治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帝納其

言

王慈武帝時爲侍中領部兵按尉慈以朝廷諱謗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置榜先諱懸路義非綿古事啟中世宗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秩崇或由姓表故孔惺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

隱今扃禁嶽邃動延葆蓋若使鑿駕停覽以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冊無益於此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執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羣議博士李攜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以驚衆乃退以憲及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日可得觀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攜取證明之文儻之卽情惟允真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自國

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明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必明故以不明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罷行已久謂宜式尊無所創革茲議不行

諱榜謂朝堂置榜書國廟諱令人避之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討雍州刺史王奐融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躬歎惜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徵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盼回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

過趨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竝升而宴安娛罷之晨優遊肝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以從制逆上而御下詔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城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而母后內難糧食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技若蒙垂許乞隸防衛臣

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
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梁賀琛武帝時爲散騎常侍是時任職者緣飾奸諂
深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邊
稽顙政是生聚訓練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
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
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
下寄守牧所以皆向貪殘罕有廉者良繇風俗侈靡
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庶隅吏尙清白安可得耶今誠
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彫飾紀奏浮華使衆

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
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
爲能以繩逐爲務長惡增奸實繇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
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
循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
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
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不
納

陳袁樞爲都官尙書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

太守錢藏生子岳主及岳竝卒於梁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王客請詳議欲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尙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繇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云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齊職儀曰凡尙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而爲准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卷而醕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何須駙

馬之授案杜預尙晉宣第二女高陸公主晉武踐祚而王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旣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受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六

秦議第三

後魏崔玄伯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樞要草創制
度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
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
及聖德既隆萬國崇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

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漢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號舊邦受命惟新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士夫魏者大明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劉潔大武時爲尚書令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振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神明所在尅殄方難旣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甲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稼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權強寇西販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同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大武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

賦

源賀為給事中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臣聞人所貴者莫貴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大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其盡恕權其輕重有加矜恤今寇賊未殄鹽場須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再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思以仰答將違闕庭預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文成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徒邊

韓秀獻文踐祚為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為然秀獨謂非便曰此燉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退保一方之城聚進塞四夷之窺同若徒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腕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乃千餘里捨遠就近邊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

右荒擾蜂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程駿爲中書令獻文神主遷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
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
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
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
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
宗廟而獲賞於壇上徒見晉鄭之復以夾輔爲至勲
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
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尚三五之
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

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
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
喪世之軌乎垂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
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暫
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

李冲爲內秘書令南都給事中舊無二長唯立宗主
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
治所繇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
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
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

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者益減稱方今有事之月按比民戶親舊未分民心勞怨請過令至冬間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之立長按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必心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易險易不同九品著條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僮僮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唯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立三長公私便之

陳建孝文時爲尙書右僕射加侍中與侍中尙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尙書長樂王穆亮北部尙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誓初興勲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皆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勵顧省駑鈍終無云益然飲水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戲南據奄有荆楚及

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鬣龍飛道光率土千戚暫舞淮海偃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利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力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中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

驗賞罰隨焉帝嘉之

韓顯宗太和初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日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維京宜速成省方則徭役可簡并功則維京易就徃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於殷優旨慤勲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貸普霑今猶愍雨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欵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徃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斃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

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疾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維
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拆之歎維京可以
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
美亂王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
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作隆泰今維陽基趾魏朝
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
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
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
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

還維陽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
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闕闈
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
行尚恐銜檠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
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
法音目玩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晏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獻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齋神養性願無疆
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知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
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

天下責成惟冕旒垂纒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有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之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所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自墜於皂隸矣是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

以世無周召使廢宰相而不致哉但當按其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以刑法爲蓋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恥而莫敢犯也有生隧行人得僥倖則終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繇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

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錄於此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勅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雒鎬京又補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業西京尚置京尹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土中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土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幾置尹一如故事

崇本重舊以光萬乘又曰伏見雒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辱則衣冠倫於斯濫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志專而業定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則庶士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齠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可異

處之明驗也故孔父里仁之美孟母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今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別伎作官途得與膏梁華望接閱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甚美文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先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

其數甚重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里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署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也者以天下為家不得存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候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降賜賴無限自此以來亦為大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可賞勸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

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之帝善之

高閭爲尚書中書監太和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哲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淑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

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軌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之窮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士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臨在下休咎之徵繇人召致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倫彞斁休瑞竝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

臻罰以五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垂于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懇懃引過事邁前王徒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勤之以理綏之以利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預虞不備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切以比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徃

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其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險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役使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

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
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
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
勅有司依此施行

邢巒爲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初奏曰臣聞昔者明
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粟帛乃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
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綺綵
至乃以紙絹爲帳宸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

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
之初承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番貢繼
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貨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
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
恐無以支歲自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從之

源懷宣武景明中爲尚書左僕射時有詔以姦吏犯
罪每多逃遁因青乃出竝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
輕重而藏竄者遠流若永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
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思異於前宥
諸流徒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

字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旣優尙有茲失及蒙恩宥卒
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識謂宜
寬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旣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
以爲法貴經通法尙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羅網罪人
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刑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
今之達政救世之常規伏尋條制勲品以下罪發逃
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仰縉姦途匪爲通式謹
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以上人皆貞白
也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遇恩免
罪以勲品以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從上流法切下

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尙免吏犯
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坐之路致壅進
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帝納之
盧昶爲散騎常侍兼尙書時雒陽縣獲白鼠昶奏曰
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
人民嗟怨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乃降妖不
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
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炳戒此者災氣
作沴營虧法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其哀
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

堯天進忠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古伏讀明旨俯觀徵
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
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
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
息鍾離儀陽師旅相繼兼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
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
運又戰不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八細役煩
催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吟田
蕪罕耕連村接閉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責水豪
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

而充一朝之急此絲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
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止思所以潤屋
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
歲法官按驗多推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命
使覆訐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
賂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
白長梅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
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
陛下乘獻詰之鑒察妖災之起廷對公卿廣宣庶政
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

與之體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姦罔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營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

袁翻爲尚書殿中郎正始中議選邊戍事翻建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古今取

爲盛德自皇上以獻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居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今日然荆揚之收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北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階當卽用或植稔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羅多置率領或用其左右婚親或受其貨財講囑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葦微解金鐵之工少

闕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
高山芸草平陸販賈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
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
其工節其食經久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
七八馬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
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繇邊任
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
庸可已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番及所

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
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
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歡心不營私
潤專循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人以時褒資
勵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
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
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邊患永
清譏議攸息矣

游肇爲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
稷首以都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
雖奔救是常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
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
不可居郁州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連口六里雖
尅尙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
近要去北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之衆其藝旣殊
不可敵也災險之年百姓饑斃死者亦復不少其何
以居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資糧運取濟無所唯
見其損未覩其益且親附之民復化猶近特須安帖
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
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
使大損宣武竝不納

任城王澄爲尙書令正始之末詔百司竝升一級而
執事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孝明初澄奏曰
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宜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
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詞不絕封回自鉅遠安
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康自征虜嘗州入爲高鄉二人
遷授竝在先詔應蒙之埋備在於斯兼州佐停從之
徒部臣郡丞之例尙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叅佐

之末皆因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未愚謂未
人計刺史守宰之官請准回康悉同汎限上允初
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以後內外
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
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
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九帝
重光疊胎濬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嘗體思過如渴
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曆
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
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節日月於九泉微屈

若希曲炤於天下乃格以先朝限以一判期誠奉遵
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
抱枉求直或至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
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
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大則起防川之論小則
通鄉校之言言壅敗國矧伊陳屈而可仰以先朝且
先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獨僻空文致
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與其濫申寧失不
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見毗篤之情三
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請虛文肯

理存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又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備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直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時宜遠慎故凡所奏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地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善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又御史中尉東平王遙奏請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尚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一案按竊陪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繇於頒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厝省事也所致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慕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建延昌之始方知黜陟五品已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已下例繇勅判自世宗晏駕太宥三品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極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是尚書職分樞

納所憂昔魏明帝卒至尙書門陳矯抗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迴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各宜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空於冑勲妄考皆有處分若二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外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伏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甚重也靈太后納之乃止

孫紹爲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垂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肇啟無窮必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三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職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

不平申滯理寃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或忘命山數漁獵爲命或投伏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遂樂諸州應留諸戶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

浪之徒決須精技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饑戎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常隨汚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窺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今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公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

罰之要則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擬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上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主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隆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是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不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畧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元暉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守收之官得其人則政平物

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興威濫之刑且蹙往爾還理不委悉從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坐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官經事忠

良平慎者爲之諳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
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康共決門下大事暉又尙書論
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在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
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
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畧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
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爲姦利之所致
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
數州以其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豈於境上
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
靜邊以自征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

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接皆須表聞違者
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二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
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北隱藏出縮老小妾
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
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
議明宣條格帝納之

源子恭爲尙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梁亡人許
周自稱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
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
云亡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官屢冒

讓辭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
嵩嶺比加採訪畧無登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
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
况辭祿漢帝曲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名必有不臣
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右竊號一隅至於處物
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
此則孟浪假蕭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死
急何宜輕去生養之事長辭父母之邦乎言不好榮
官志願嵩嶺者初留之曰卽應杖策尋山負袂泂水
而乃廣尋知已遍造知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

安在昔梁鴻去鄉終於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
全志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
清華名位高達計其蒙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
孤迥設使當時忿遽不得携將及其來後家貧產業
應見薄歛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然寧無蹙
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同
投化推究二三真僞難辨請下徐楊二州密訪必令
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
闕便假職位如子恭所疑

蕭寶寅爲尚書左僕射正光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

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
條流抑亦可以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財審於所蒞
練迹較名驗於虛實豈有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
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
事彰於臺閣則實賞罰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
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
之請馳驚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
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
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誠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
在人之極地德行之擢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

之譽仁義之號出處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
授日爾諾讓稱愈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
北以來官內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
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
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
沘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
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
其僚離索或同事彫零雖當時文簿紀其殿最日久
月深散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
穢數千累年之後方思追訪齊立其考第無不苟相

悅附其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
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下夫復何論
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
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
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
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開職公府散左無
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慙朝及其考
日更得四年爲限是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
遽任而遷遺之路至難此其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
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
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
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
以賞罰之柄嘗自持也至乃周之鬻鬻五叔無官漢
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愛誠以賞罰一
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慙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
慙慙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
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
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
是巧詐萌生僞辨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

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
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
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
則合官府各正所同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
唯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
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
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印正而罰之不得方
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
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

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
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
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
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
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興廢遐邇所談
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
比之訴冒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
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
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撓弊之門如斯則吉
士盈朝薪樵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

定時梁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嘗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嘗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後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

皇朝綿塞累葉思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僻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趨黃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列藁銜于伊維集華裔其如歸披髮鍊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欵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樓會稽賴宰詔以獲立漢困彭城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徵君忽父狼子野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鏡自天欽光纂曆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

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俶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臣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張普惠爲尚書右丞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

之矣未聞父老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滅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滅之言以爲世滅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先旨格窮其事世變滅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辭豈得混一罔分遠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宁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

蕃食是乃太和之恩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
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
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令式如此則
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之旨乃
爲所貢所食爾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
貴賤有等蓋准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
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
是以親與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
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霽然
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尙

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
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
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
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
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尙
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
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
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末恤嫡封
則賦祿無窮枝庶則屬絕內貶儀刑作孚億兆何觀
夫一人吁嗟尙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

之孫竝訟其初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謂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謀遠循百代像賢之誥退繇九代進從九義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尅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慤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之食

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爾親恤所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必以功立尊賢以司民其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日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斯懼畏之如雷電敬之如神明是以天子加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嶽牧二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

而不可豫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
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
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
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
庭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
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
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
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
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汎與否乖違勤舊
彌偏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與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
奏奪收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
者八年一階致令不一寃訟惟慎與而復奪其本在
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所繇生公
聽者無辭以抑其言薄嗒所繇起夫琴瑟不調弛而
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堯典曰克明峻德呂刑曰何澤非人周官官弗
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薄請

奏議三
遠遵正始元旨近唯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
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別同雲共澍四海均
浴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
可無一日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
同霑溥澤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
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
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周四乃陟考祿參差
各稱其枉且一日于役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
斷重於陪臣尚若通於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

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朕求賢猶有
所失况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
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
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同道所以佑
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
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辛雄孝昌末爲尚書右丞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
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旣設擇賢而行之
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
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

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
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無念聿脩官人有道
萬里清謐陛下勤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
甦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
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
劇易各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
之人以簡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糾
箚以共治之重託傾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
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欵箕蓋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

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恨哉
蓋繇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
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
而九白骨不收孤犛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
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
簡置以康治道但郡縣選舉繇來頗輕貴游雋才莫
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請
中等爲第二請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如盡才望
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意無銓革三載
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各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

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
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
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
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較其利害則臣
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
金城尅復畧觀古今風俗遷訛無不任賢以相化革
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
民便恐無日書奏不行

冊府元龜

